香祖筆記/卷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 ◄

香祖筆記
卷六

► 卷七

康熙四十三年三月，西城外有盜發古塚，視其誌銘，乃明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一千一百石修武伯沈清墓也。清字永清，滁州人。洪武壬申，嗣其父為燕山前衛百戶，守禦開平。永樂間，五從車駕北征有功，累升本衛世襲指揮同知。洪熙中，升後軍都督府僉事，賜蟒龍衣，充參將，鎮守大同，尋命為總兵官，鎮居庸。宣德中，征樂安州，破兀良哈，北狩洗馬嶺，皆扈從，升都督同知，總督官軍匠作修造京師城垣濠塹橋道。正統中，升左都督，敕諭提督營建奉天、華蓋、謹身三殿，乾清、坤寧二宮。正統辛酉告成，特升今爵，錫誥券，子孫世襲。以八年夏四月戊戌薨，年六十七，葬阜城關北原。子榮，孫煜，留守中衛指揮。王淳撰文，卞聚書，龔善同篆。予考弇州《仁宣以後功臣伯表》無清名，故具錄之。

李龍眠《五馬圖》一卷，後題云：「右一匹，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騏驥院收于闐國到進鳳頭驄，八歲，五尺四寸。」「右一匹，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月左騏驥院收董氈進到錦膊驄，八歲，四尺六寸。」「右一匹，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於左天駟監揀中秦馬好頭赤，九歲，四尺六寸。」「元祐三年閏月十九日，溫溪心進照夜白。」〈右止有四馬，闕一〉

「余嘗評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，然中朝士大夫多歎息伯時當在台閣，僅為善畫所累。余告之曰：『伯時丘壑中人，暫熱之聲名，儻來之軒冕，殊不汲汲也。此馬駔駿，頗似吾友張文潛筆力，瞿曇所為識鞭影者也。黃魯直書。』」「余元祐庚午歲以方聞科應詔來京師，見魯直九丈於繭池寺。魯直方為張仲謨箋題李伯時《天馬圖》，魯直

顧余曰：『異哉，伯時貌天廄滿川花，放筆而馬殂矣。蓋神魄皆為伯時筆端取之而去，實古今異事，當作數語記之。』後十四年，當崇寧癸未，余以黨人貶零陵，魯直亦除籍徙宜州，過予瀟湘江上，與徐靖國、朱彥明道伯時畫殺滿川花事，云：『此卷公所親見。』余曰：『九丈當踐前言記之。』魯直云：『隻少此一件罪過。』後二年，魯直死貶所。又二十七年，余將漕二浙，當紹興辛亥，至嘉禾，與梁仲謨、吳德素、張元覽泛舟訪劉延仲於真如寺。延仲遽出是圖，開卷錯愕，宛然疇昔，撫時念往，逾四十年，憂患餘生，巋然獨在，旁徨吊影，殆若異身也。因詳敘本末，且以玉軸遺延仲，使重加裝飾云。空青曾紆公卷書。」右毗陵莊氏家藏。

毗陵大姓朱氏蓄一古大盤，盤中凹處有鴨形。或漁於湖，得一銅鴨，朱以賤直購之，以合盤中鴨影，不爽銖黍，注水於盤，鴨輒浮起，遊泳而浴，始知寶之。右見《庚巳編》。

王介甫《唐詩百家選》全本，近牧仲開府寄來新刻，乃常熟毛扆所得江陰某氏藏本，計百有四人。有乾道己丑蘭皋倪仲傅序，略云：「予自弱冠肄業於香溪之門，嘗見是書。頃有親戚宦南昌，得之臨川以歸，惜其道遠難致，且字畫漫滅，故鏤版以新其傳云。」余按其去取多不可曉者，如李、杜、韓三大家不入選，尚自有說，然沈、宋、陳子昂、張曲江、王右丞、韋蘇州、劉眘虛、劉文房、柳子厚、劉夢得、孟東野概不入選，下及元、白、溫、李諸家，不存一字；而高、岑、皇甫冉、王建數子，每人所錄幾餘百篇。介甫自序謂欲觀唐詩者，觀此足矣，然乎否耶？世謂介甫不近人情，於此可見。故物自可寶惜，然謂為佳選，則未敢謂然。請以質諸後之善言詩者，當知余言不妄。

《白醉鎖言》〈王兆雲著〉載：孟中丞者好藏墨，有一挺為朱紫陽款，是南宋故物。又云羅文龍墨，如空青水碧，珊瑚木難。

《兩山墨談》〈陳霆著〉云：長淮為南北大限，自淮以北為北條，凡水皆宗大河，未有以江名者；自淮以南為南條，凡水皆宗大江，未有以河名者。二條之外，北之在高麗者曰混同江、曰鴨綠江；南之在蠻詔者曰大渡河，皆在荒徼外，禹跡之所略也。

又云：朋黨二字，為萬世之禍。始見於《漢書》，蕭望之、周堪、劉更生同心謀議，弘恭、石顯奏三人朋黨，此王伯厚之言也。按《逸周書》載，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：「昔有果氏，好以新易故，新故不和，內爭朋黨，陰事外權，有果氏以亡。」則朋黨之說，其來尚矣。

又云：《晏子》：「鼯吟而鼬啼，蒼莽踟躕，四顧而無人聲，流光馳景，卻顧於斷蹊絕壑之下，雲雨之所出入也。壟耕溪飲，為力也佚，而坐嘯行歌，可以卒歲。」春秋之世，豈有如此語言，必晉、宋間文人偽作。余謂此段文字，不甚類晉、宋間人，絕似唐柳子厚、劉夢得、孫樵輩造語，周夔《到難》一篇亦庶幾爾。

唐人作集序，例敘其人之道德功業，如碑版之體，後則歷舉其文，某篇某篇如何如何，不勝更仆，如獨孤及、權德輿諸序及《英華》、《文粹》所載皆然，千第一律，殊厭觀德。至昌黎始一洗之，若皇甫湜作《顧況集序》，亦能不落窠臼，可以為法。

《文選》而下，惟姚鉉《唐文粹》卓然可觀，非他選所及，其錄詩皆樂府古調，不取近體，尤為有見。余嘗取而刪之，與《英靈》、《間氣》諸集刪本都為十種，並行於世。亡友芒編修西溟〈宸英〉又嘗刪其賦、頌、碑、誌、序、記等雜文為一編，西溟歿，此書不知流落何處。其從弟宸萼，字友棠，余門人也，當訪之。

王逢原吉《梧溪集》有《過廣浦聰上人，觀湖廣郎中余闕撰書潨河化成寺碑記，淮西僉憲王士點篆額》詩。士點，吾鄉東平人，士熙懋學之弟，常輯《禁扁》若干卷，余家有鈔本。又有陳架閣錄示至正十一年死節臣屬禿公以下十三人，王侯以下九人，徵詩，首云：「是年二月山東副都元帥禿堅裹師出鄒平縣，中流矢死。」今鄒平誌不及載，當補入之。

《梧溪集》七卷，乃景泰七年丙子南康府知府陳敏政重刻。陳作後序，述原吉家世甚詳。原吉有子掖，洪武初任通事司令，轉翰林博士兼文華殿經筵事，卒官。掖子徠，嘗以才德薦至京師，未官而卒。子輅，宣德中以秀才舉授南康府照磨，未幾卒。二子，曰顏，曰孟，不能歸，遂僑居星子之東澗；祖母黃、母徐躬紡績以教二子，俱有成云。集首有至正間周伯琦、汪澤民二序，序言原吉初學詩於延陵陳虞卿，虞卿與柯敬仲俱事虞邵庵，得其傳，與有元盛時楊、范諸公齊驅，惜未著其名，俟載考之。虞卿官東流尹，亦序云。

甲申夏，不雨，暑酷甚。偶讀《鍾退谷集》雜文，有《扇箧銘》云：「藏汝逸女，女曰棄捐，吾烏見夫僕僕懷袖者之能終其天年哉！」余感歎其言，因注其旁云：「殺君馬者路旁兒，當下此一轉語。」

廣陵陸弼，字無從，隆、萬間有詩名。江都友人貽其集，末有張君某為作小傳，云：「無從少遊京師，譏李西涯伴食中書，投詩云：『回首湘江春草綠，鷓鴣啼罷子規啼』，

云云。」按陸上距弘治之世遠不相及，安得以此詩屬之，誤矣。

鍾惺初名恬，字叔靜，竟陵人，惺之弟也。以諸生終。其詩絕有風骨，不肯染竟陵習氣，古詩如「大將雖自貴，少小為奴隸」；「男兒不殺賊，自應死邊城；夢想通侯貴，意氣始得雄」；近體如「桐新春後葉，竹正午時陰」，皆佳境。有《半蔬園集》，惜不傳。

余於唐人之文，最喜杜牧、孫樵二家，皮日休《文藪》、陸龜蒙《笠澤叢書》抑其次焉。一日，偶讀《震澤集》，其《跋樵集後》云：「昌黎，海也，不可以徒涉，涉必用巨筏焉，則可之是也。」又《書日休集後》云：「予觀襲美與陸魯望唱和，跌宕怪偉，所謂兩雄力相當者，及讀《文藪》，多感慨激昂，《文中子碑》配饗昌黎，《請孟子為學科》又幾於知道者。」益歎前輩鑒識之允，議論之公，固先得我心之所同。然而余一知半解，亦自有與古人暗合者，錄其言以自信。

余嘗欲取唐人陸宣公、李衛公、劉賓客、皇甫湜、杜牧、孫樵、皮日休、陸龜蒙之文，遴而次之，為八家以傳。恨敝於吏事，不遑卒業，俟乞骸骨歸田後，當畢斯志。聊書此以當息壤。

湖廣土司彭九霄之母有玉跳脫一隻，中有一蟻，歷歷分明，自能蠕動。又武林金編修家有貓眼寶石一枚，其睛正午則如一線，過午即圓。陸延枝《說聽》云。

《韻語陽秋》記宋大觀中，吳興人邵宗益剖蚌，中有珠現阿羅漢相，偏袒右肩，矯首左顧，衣紋畢具，遂奉歸慈感寺供養，寺臨溪流。建炎中，憲使楊應誠者與客傳玩，忽越檻躍入水中，禱佛求之，一索而獲。右與唐文宗食蛤事相類，誠不可以儒家拘墟之見求之。如余《池北偶談》所記廣陵銀杏樹中觀音大士像，則又所目擊也。

余嘗觀荊浩論山水，而悟詩家三昧，曰遠人無日，遠水無波，遠山無皴。又王楙《野客叢書》，太史公如郭忠恕畫，天外數峰，略有筆墨，意在筆墨之外也。

嘉靖中，陸浚明粲為給事中，疏糾張孚敬、桂萼，上為罷二相，旋以霍韜言召還，陸坐是謫都勻驛驛丞。林居十八年，韜復有疏尉薦。陸笑曰：「天下事壞於此輩僉人之手，乃復欲以餘波汙我耶！」余嘗論韜平生，真小人之尤，黃宗羲輯《明儒學案》，不當闌入，觀浚明之言，韜在當時物論可知矣。洪洞范進士彪西〈鄗鼎〉撰《理學備考》，亦頗以余言為然。

古今傳記如《拾遺記》、《東方朔外傳》之類，悉誕謾不經，然未有如《諾皐記》之妄者，一事尤可捧腹，云：「天翁姓張名堅，字剌渴，漁陽人。少不羈，常羅得一白雀，愛而養之，夢天劉翁責怒，每欲殺之，白雀輒以報堅，堅設諸方待之，終莫能害。天翁遂下觀之，堅盛設賓主，乃竊乘天翁車騎白龍，振策登天，天翁追之不及。堅既到天宮，易百官，杜塞北門，封白雀為上卿。劉翁失治，徘徊五嶽，作災。堅患之，以劉翁為太山太守，主生死之籍。」鄙倍至此，不可以欺三歲小兒，而公然筆之於書，豈病狂耶？段柯古唐之文人，何至乃爾。

《諾皐》又載：「妒婦津，乃劉伯玉淒段氏，字明光，聞伯玉誦《雒神賦》，自沉死。武嬰常過此津，不敢渡。」先兄西樵過之，有詩云：「解使金輪開道避，斯人何減駱賓王。」亦快心語也。

唐張祜詩：「內人已唱《春鶯囀》，花下偓佺軟舞來。」按《教坊記》：伎女入宜春院，謂之內人，亦曰前頭人。凡出戲日，所司先進曲名，上以墨點者，即舞，謂之進點。教坊人惟得舞《伊州》，余悉讓內人，如《垂手羅》、《回波樂》、《蘭陵王》、《春鶯囀》、《烏夜啼》之屬，謂之軟舞；又有《綠腰》、《蘇合香》、《屈柘》、《涼州》、《甘州》、《柘枝》、《黃獐》、《{艸拂}林胡》、《渭州》、《達摩支》之屬，謂之健舞；又有劍器、胡旋、胡騰等。按記中所列曲名，如《小秦王》、《武媚娘》，皆李唐本朝事，與《呂太后》並列，不避忌。《竹枝》本名《竹枝子》，與《采蓮子》、《漁歌子》、《山花子》、《水仙子》、《南鄉子》、《赤棗子》、《生查子》等並列，今獨去子字，但云《竹枝》。若《楊柳枝》，則其本名〈又有字舞、花舞、馬舞〉。

《倦遊錄》載：「辛稼軒患疝疾，一道人教以薏苡米，用東壁黃土炒過，水煮為膏，服數服即消。程沙隨病此，稼軒以方授之，亦效。」予苦疝十七年矣，一日，陳悅岩相國讀《倦遊錄》，鈔以見示。明日，往暢春苑，相遇，予曰：「承公惠妙方，當愈宿屙，又以自負。」相國問何故。予曰：「此疝辛稼軒、程沙隨都曾害過，正自不惡，與二公同病相憐，豈復尋常人哉！」聞者皆為絕倒。

廣州城南長壽庵有大池，水通珠江，潮汐日至。池南有高閣甚麗，可以望海，其下曰離六堂。主僧某乞一聯，予為題云：「紅樓映海三更月，石溜通江兩度潮。」

唐詩人楊憑，有中表竊其詩卷登第，憑知之怒甚，且詰之曰：「『一一鶴聲飛上天』在

否？」中表答曰：「知兄最愛惜此句，不敢奉偷。」憑意稍解，曰： 「猶可恕也。」宋初朝士競尚西昆體，伶人有為李義山者，衣衫襤褸。旁有人問：「君何為爾？」答曰：「近日為諸館職掃扯，故至此。」二事古今笑柄。予四十年來所為詩，人間多有其本，其為人掃扯不少矣，恐「一一鶴聲飛上天」亦非已有，偶書之，發一笑粲。

王勉夫《紀聞》載東坡一日與歐陽公論《五代史》，公曰：「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。」坡曰：「韓通無傳，烏得為善善惡惡！」公默然。千秋公議，當時坡公固已發之，是謂諍子。然劉壯輿作《五代史糾謬》以示東坡，坡答以「王介甫嘗謂某當修《三國志》，某不敢當，正畏如公之徒摭拾其後耳。」

東坡詩筆妙天下，外國皆知仰之，子由《使北》詩云：「莫把文章動蠻貊，恐妨談笑臥江湖。」其盛名如此。然當時尚有指摘其用事之誤者，予《居易錄》中已言之。王楙《紀聞》又云：「吳人方惟深子通絕不喜子瞻詩文，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『清寒入山骨，草木盡堅瘦』，方曰：『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著也。』」其狂僭至此，譬蜣螂轉糞，語以蘇合之香，豈肯顧哉！

嚴滄浪云：「王荊公《百家詩選》蓋本於唐人《英靈》、《間氣集》。其初明皇、德宗、薛稷、劉希夷、韋述之流無少增損，次序亦同；儲光羲而下，方是荊公自去取。大曆以後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，況如沈、宋、王、楊、盧、駱、陳拾遺、張燕公、張曲江、王右丞、賈至、韋應物、孫逖、祖詠、劉眘虛、綦毋潛、劉長卿、李賀諸公，皆大名家，而集皆無之。其序乃言『觀唐詩者，觀此足矣』，豈不誣哉！今人但以荊公所選，斂衽而莫敢議，可歎也。」與予前論暗合若符節，益信予所見非謬，然予實不記憶滄浪先有此論也。

戶部覆江西護巡撫印南贛道徐某覆商民蕭宗章等開采鉛錫疏略云：「南源山係附近名山之總名，庾、崇二縣接壤，雖山間石土產有鉛錫，然地處荒僻，民居寥落，兼之米價騰貴，有無生事，地方難必其無，云云。奉旨，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，嗣後有請開采者，俱不準行。」大哉王言，洞見萬里矣。

浙江巡撫副都御史張泰交疏言黃嚴縣民葉中吉年一百三歲，請賜金建坊，禮部覆準允行。

朱昂、梁周翰與楊億同為翰林學士，時梁、朱二公年老，而楊甚少，每輕侮之。然考二公皆宋初最有文譽者，而楊以後進，乃敢輕侮。杜詩「晚將末契托年少，當面輸心背面

笑」，則子美亦嘗受惡少年之侮矣。韓翃中唐詩人眉目，兩邀人主特達之知，晚在藩鎮幕，後生至目為惡詩。詎文章耆宿，例宜取侮後進小生耶？顧楊大年正人亦爾，則不可也。僧文瑩《玉壺清話》云：「開寶塔成，太宗特詔朱昂撰記。文成，敦崇嚴重，上深加歎獎。與宗人朱遵度號大小朱萬卷，與弟協稱渚宮二疏。又詔舉賢良，昂舉陳彭年，杜鎬、刁衍列章奏曰：『朱昂端介厚重，不妄舉人。況彭年實有才譽，乞免召試，備清問。』遂命以本官直史館。」則朱在當時物望可知。又後苑宴侍臣賦詩，梁得春字，曰：「百花將盡牡丹坼，十雨初晴太液春。」上特稱賞，嘗請修時政記，從之。二公本末如此。予往見周翰所撰石敬瑭家廟碑石刻，惜未購得耳。後大年竟夭死，石介至詆為文妖，或亦少時輕薄之報耶。龐文英《文昌雜錄》言時政記始於唐文昌左丞姚璹，至宋則周翰踵之，有此請也。

《文昌雜錄》云：「鼎州通判柳應辰傳治魚鯁法，以倒流水半盞，先問其人，使之應，吸其氣入口中，面東誦『元亨利貞』七遍，吸氣入水，飲少許，即差。」按應辰官都官員外郎，常書字符於浯溪磨崖碑旁，即其人也。

唐宋京朝官遇令節即放假休沐，又有旬休之例。《文昌雜錄》：休假歲凡七十六日，元日、寒食、冬至各七日，天慶節、上元節同，天聖節、夏至、先天節、中元節、下元節、降聖節、臘日各三日，立春、人日、中和節、春分、社日、清明、上巳、天祺節、立夏、端午、天貺節、初伏、中伏、立秋、七夕、末伏、秋社、授衣、重陽、立冬各二日，上中下旬又各一日。包拯奏言：每節假七日，廢事頗多，請令後祗給假五日。當時京朝官優遊如此，此風至明不復有矣。然宋人猶謂每春花時，祗於擔上見桃李，何也？

越中筍脯，俗名素火腿，食之有肉味，甚腴，京師極〈按：此處至「《雜錄》言」條「未遑考證及」等字原脫，全據《清代筆記叢刊》本補。〉難致。偶見《安老懷幼方》載，製芭蕉脯、蓮子脯、牛蒡脯法，與製筍脯法略同，錄之。蕉根有兩種，一種粘者為糯蕉，可食，取作手大片，灰汁煮熟，去汁，再以清水煮，易水，令灰味盡，取壓乾，乃以鹽、醬、蕪荑、乾薑、熟油、胡椒等研浥，一兩宿取出焙乾，略捶令軟，食之全類肥肉之味。取嫩蓮房，去蒂去皮，用新汲井水入灰煮浥，如蕉脯法，焙乾，以石壓令扁，作片收之。十月以後，取牛蒡根洗乾，去皮，用慢火少煮，勿太爛，硬者熟煮，並捶令軟，下雜料物，如蕉脯法，浥焙取乾。薝蔔鮓方：薝蔔即梔子也，采嫩花釀作鮓，最為香美。昔劉賓客饋白太傅菊苗齊、蘆菔鮓，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，有詩載集中。

宋長安隱士高繹，有古人絕行，慶曆中，召至京師，欲命以官，固辭還家，特賜安素處

士。家甚貧，妻子凍餒，終不以困故受人饋遺，閉門讀書而已。右見龐文英《文昌雜錄》，末引處士譏種放詩，且云「志意修則驕富貴，道德重則輕王公，惟安素無慚矣」。予撰《古歡錄》，偶遺之，遂錄於此。

《雜錄》言：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，賜故唐安公主謚莊穆，此公主賜謚之始。予撰《謚法考》，未遑考證及此，並錄之。唐宮殿皆植花柳，宋植楸槐，明代皆無之。本朝沿明之舊。

宋初諸公競尚西昆體，世但知楊、劉、錢思公耳，如文忠烈、趙清獻詩最工此體，人多不知，予既著之《池北偶談》、《居易錄》二書，觀李於田〈蓑〉《藝圃集》載胡文恭武平〈宿〉詩二十八首，亦昆體之工麗者，惜未見其全，聊摘錄數聯於左。《函谷關》：「漫持白馬先生論，未抵鳴雞下客功。」《次韻朱況雨》：「石床潤極琴絲緩，水閣寒多酒力微。」《淮南王》：「長生不待爐中藥，鴻寶誰收篋內書。」《南城》：「蕩槳遠從芳草渡，墊巾還傍綠楊堤。」《衝虛觀》：「桐井曉寒千乳斂，茗園春嫩一旗開。」《趙宗道歸輦下》：「江浦嘔啞風送櫓，河橋勃宰柳垂堤。」〈注：司馬相如賦云：「婼姍勃窣上金堤。」〉《感舊》：「粉壁已沉題鳳字，酒壚猶記姓黃人。」《塞上》：「頡利請盟金匕酒，將軍歸臥玉門關。」《殘花》：「長樂夢回春寂寂，武陵人去水迢迢。」《侯家》：「彩雲按曲青岑醴，沉水薰衣白璧堂。前檻蘭苕依玉樹，後園桐葉護銀床。」《津亭》：「西北浮雲連魏闕，東南初日照秦樓。」《古別離》：「佳人挾瑟漳河曉，壯士悲歌易水秋。」《雪》：「色欺曹國麻衣淺，寒入荊王翠被深。」《次韻徐爽見寄》：「侏儒自是長三尺，澼絖都來直數金。」《早夏》：「睡驚燕語頻移枕，病起蛛絲半在琴。」風調與二公可相伯仲，起結尤多得義山神理，不具錄。

杜詩：「戶外昭容紫袖垂。」蓋唐制，天子臨朝，則用宮人引至殿上，至天祐二年始詔罷之。是全盛之時，反不如衰亂之朝為合禮也。故中宗時，皇后、公主及上官昭容往往與群臣雜坐賦詩，優伶至有裴談李老之謔，可謂無禮之甚者。而郎官直宿，亦有「侍女新添五夜香」之句，竟不曉侍女當是何色人也。宋、明已來，乃為嚴重矣。

本朝朝儀，大朝日，駕出乾清門，至保和殿稍駐，大學士、學士、都察院左都御史以下堂上官，翰林、起居注官，於保和殿門外行三跪九叩頭禮，先行，自甬道入太和殿後門出立簷下，內閣東立西向，都察院西立東向，然後駕至太和殿升座。惟起居注班殿內在諸王之後，亦儒臣之極榮也。

宋宰相班諸王之上，樞密使班諸王下，至明諸王始不與群臣齒列，為得大體。若唐、宋以來皇子諸王尹京、遙領節度使之類，一切罷去，尤為得體。迨本朝亦然，凡大朝日，諸王貝勒子謝恩者皆拜於殿陛上，與群臣迥絕矣。

呂正獻公喜釋氏之學，及為相，務簡靜，士大夫罕接見，惟談禪者稍得從容。好進之徒，往往幅巾道袍，日遊僧寺，隨僧齋粥，覬以自售，時人謂之禪鑽。此真可一笑也。

宋故事，進士唱名，宰執從官侍立左右，有子弟與選者，唱名之後，必降階謝。康熙庚辰科館選庶吉士，大學士王文靖公之孫，桐城張公敦復、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事韓公慕廬之子，皆中式，及唱名，皆自陳奏，皆得邀恩入翰林，然不降階謝也。

本朝京官三品已上升遷命下，宣旨後，即赴後左門啟奏謝恩，仍於鴻臚寺報名，候大朝日於太和殿謝恩。己卯十一月，上傳戶部尚書馬公齊、禮部尚書佛公倫、吏部尚書熊公賜履、禮部尚書張公英皆拜相，戶部尚書陳公廷敬轉吏書，兵部尚書杜公臻轉禮書，刑部尚書李公振裕轉戶書，予以左都御史遷刑書。同日命下，大學士伊桑阿公、王公熙等於一統志館宣旨訖，隨同赴乾清門啟奏謝恩，此亦向時所未有也。後旬日，始以吏部左侍郎王公澤弘為左都御史，則由吏部開列疏請云。

徐度《卻掃編》云：嘗見杜祁公少時手書所節《史記》一編，字如蠅頭，筆筆端楷，首尾如一，且極詳備，如《禹本紀》九州所貢名品略具焉。是時刻本書尚未盛行，前輩之苦心為學如此，豈後人所及。

宋時士大夫為王氏之學者，務為穿鑿，有稱杜子美《禹廟》詩「空庭垂橘柚」，謂「厥包橘柚錫貢」也；「古屋畫龍蛇」，謂「驅龍蛇而放之菹」也。予童時見此說，即知笑之，語諸兄曰：「信如此，則杜公之詩，何殊令佛寺壁畫觀音救八難、善財五十三參，關侯廟壁畫五關斬將、水淹七軍耶！」諸兄為之軒渠。

徐敦立云：「唐人詩集行於世者，亡慮數百家。宋次道家藏最備，嘗以示王介甫，俾擇其尤者，今《百家詩選》是也。」然則予前所云陳伯玉、張道濟、張曲江、王右丞、韋左司諸公之集，次道家盡無之耶？抑有之而見擯於介甫耶？如此等著聞之集皆無之，何以稱備；有之而不取，尚得為有目人耶？

徐敦立記陳去非語：「本朝之詩慎不可讀者，梅聖俞也；不可不讀者，陳無已也。」此

意殊不可解。去非之學杜，亦予所未解也。

古來相業之盛莫如北宋，劉莘老《謝右僕射表》曰：「君臣賡歌，今百三十載；勳名繼踵，才五十二人。」可見得人命相之難。乃明末崇禎十七年間，拜罷遂至五十人，欲不亂得乎？

宋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備，太師童貫，少師梁師成，少保楊戩，餘即蔡京、王黼、蔡攸、鄧洵武之流，凡十人，而宦寺居其三。予昔使廣州，遊光孝寺，觀偽南漢所造鐵塔，四角有諸僧題名，列銜皆金紫大夫、檢校工部尚書。又當時崇尚宦寺，士人多自宮以圖進用，亂朝之舉措可笑如此。

唐時有走馬應不求聞達科者，傳以為笑。宋亦置高蹈丘園科，許於本貫投狀乞應，與唐正同。名實相悖，真可一噱也。

古彩選始唐李郃，宋尹師魯踵而為之。元豐官制行，宋保國者又更定之。劉貢父則取西漢官秩升黜次第為之，又取本傳所以升黜之語注其下，其兄原父見之喜，因序之而以為己作。明倪文正公鴻寶，亦以明官制為圖。予少時偶病，臥旬日，無所用心，戲作三國志圖，以季漢為主，而魏、吳分兩路遞遷，中頗參用陳壽書，頗謂馴雅有義例也。

馮祭酒具區〈夢禎〉《跋孫覿尚書尺牘》云：「陽羨孫老得東坡棄婢而生尚書，實坡公遺體。予跋《鴻慶集》，既辯之矣，頃又考得一事。坡往陽羨，憩村舍，見一童子頗聰慧，出對句云：『衡門稚子璠璵器。』童子應聲曰：『翰苑仙人錦繡腸。』坡喜之。童子即覿也。然則遺體之說，益知其妄矣。」予《跋鴻慶集》，惜未睹此，故再著之。

南唐二徐，鉉無子，鍇有後人，居攝山前，開茶肆，號徐十郎家。王钅至性之常訪之，鉉、鍇告敕具在。又言嘗見鍇文集，有南唐宮人喬氏出家誥。今《騎省集》三十卷尚完，《楚金集》則不傳矣。泰和縣白鶴觀云有楚金書碑，予以康熙甲子奉使東粵，過之維舟，特訪此碑，亦不復存。鍇謚文公。

魏野詩「數聲離岸櫓，幾點別州山」一篇最佳。王彥輔記其一絕，亦有風致可喜：「城裏爭看城外花，獨來城裏訪僧家；辛勤旋覓新鑽火，為我親烹嶽麓茶。」

《劍俠傳》言：嘉興一囚，善繩技。至戲場，捧繩百尺餘，置諸地，將一頭擲空中，初

拋二三丈，次四五丈，仰直如人牽之。後乃拋至十餘丈，仰空不見端緒，其人隨繩身足離地，高二十餘丈，勢如鳥隼，旁飛遠颺，望空而失。又《默記》載晏元獻罷相守潁州，一日，有人呈踏索之技，已而擲索向空，索植立，緣索而上，疾若風雨，遂飛空而去，不知所在。公大駭，有牌軍白曰：「頃出戍，曾見此等事。此妖術，未能遽出府門，但請闔譙門大索，必獲之。」乃命眾軍，凡遇非衙中舊有之物，即斧斫之。最後至馬院，一卒曰：「舊有繫馬柱五枚，今有六，何也？」亟以斧斫之，乃妖人耳，遂獲之。

今浙西之杭州、嘉興稱吳地，錢塘江以東乃為越地，故唐詩曰：「到江吳地盡，隔岸越山多。」予讀《吳越春秋》，闔閭五年，吳南伐越，破檇李。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亦然。《越絕書》語兒鄉故越界，名曰就李。就李即檇李。然則春秋之時，嘉興本越之北境，初不隸吳，唐詩云云，非也。

宋、元論唐詩，不甚分初盛中晚，故《三體》、《鼓吹》等集，率詳中晚而略初盛，攬之憒憒。楊仲弘《唐音》始稍區別，有正音，有餘響，然猶未暢其說，間有舛謬。迨高廷禮《品彙》出，而所謂正始、正音、大家、名家、羽翼、接武、正變、餘響，皆井然矣。獨七言古詩以李太白為正宗，杜子美為大家，王摩詰、高達夫、李東川為名家，則非是。三家者皆當為正宗，李、杜均之為大家，岑嘉州而下為名家，則確然不可易矣。

《吳越春秋》：勾踐休息食室於冰廚。今稱人庖廚曰冰廚，本此。

余辛丑客秦淮，邀笛步和虞山錢宗伯《石匡秋柳小景絕句》云：「宮柳煙含六代愁，絲絲畏見冶城秋。無情畫裏逢搖落，一夜西風滿石頭。」袁籜庵〈於令〉見而戲余曰：「忍俊不禁矣。」

近日金華刻元陳樵《鹿皮子集》，郡人盧聯所編，刻於明正德戊寅，今郃陽縣丞會稽董肇勳重刻於婺郡，凡古賦十五首為一卷，詩三卷。卷首載宋文憲公所撰墓銘，董有序，頗佳。又云原刻有慈谿周旋序，佚去不載。甲申，董自秦中以卓異入京陛見，來謁，以是書為贄，惜未暇晤其人。